

四庫全書

集部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

龜山集

目錄
卷一至五

詳校官庶吉士臣張溥

侍讀臣孫球覆勘

總校官原任中允臣王燕緒

校對官中書臣李斯咏

謄録監生臣譚世緯

謄録監生臣蕭準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龜山集　　　　別集類三　宋

提要

臣等謹案龜山集四十二卷宋楊時撰時事蹟具宋史道學傳是集凡書奏表劄講義經解史論啟記序跋各一卷語録四卷答問二卷辨二卷書七卷襍著一卷哀辭祭文一卷狀述一卷誌銘八卷語五卷時受蔡京之薦

雖朱子亦不能無疑然葉夢得為蔡京門客南渡後作避暑録話石林詩話諸書尚袒護熙寧紹聖之局時於蔡京既敗以後即力持公論集中載上欽宗第七疏詆京與王黼之亂政而請罷王安石配享則尚非始終黨附者比又於靖康被兵之時首以誠意進言雖未免少迂而其他排和議爭三鎮請一統帥罷奄寺守城以及茶務鹽法轉般糴買坑冶

盜賊邉防軍制諸議皆於時勢安危言之鑿
鑿亦尚非空談性命不達世變之論葢瑕瑜
並見通蔽互形過譽過毁皆講學家門户之
私不足據也時受學程子傳之沙縣羅從彦
再傳為延平李侗三傳而及朱子開閩中道
學之脈其東林書院存於無錫又為明季講
授之宗本不以文章見重而篤實質樸要不
失為儒者之言舊板散佚明弘治壬戌將樂

知縣李熙重刊併為十六卷後常州東林書院刊本分為三十六卷宜興刋本又併為三十五卷萬歷辛卯將樂知縣林熈春重刋定為四十二卷此本為順治庚寅時裔孫令聞所刋其卷帙一仍熈春之舊云乾隆四十三年五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

集部四

龜山集目録

別集類三

宋

龜山集卷一

宋 楊時 撰

上書

上淵聖皇帝

臣以凡庸之才叨被誤恩擢寘諫垣仍侍經幄絲毫未有所補而廹以桑榆晚暮衰病日侵不足以任職引年之請屢瀆天聽伏蒙陛下眷憐未忍擯棄授以宮祠之祿使畢此餘生天地之恩無以報稱念將去國恐自此

遂塡溝壑無復再瞻清光犬馬之情不能自已謹竭所聞以獻伏望陛下清閑之燕俯賜覽觀庶或補於萬分

臣不勝幸甚臣聞古之欲明明德於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誠其意欲誠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自一身之修推而至於天下無

二道也本諸誠意而已臣竊觀陛下育德東宫十有餘年惟詩書是習玩好聲色之奉不接於耳目雖名實未加於上下而恭儉之德天下已孚矣臨御之初東寇未平北騎尋至城無樓櫓士不素練守禦之具闕如也城中之民安恃而無恐者惟陛下盛德耳未平之寇皆投戈負耒復為力耕之農豈一人一日之力所能勝哉誠意感通而人自服從其効可見也自古願治之君惟在慎一相蓋宰相人主之心膂也臺諫耳目也百執事股

肱也心膂之謀慮不深耳目之視聽不明股肱之宣力不彊而能安其身者未之有也臣竊謂君臣相與之際尤當以誠意為主一有不誠則任賢不能勿貳去邪不能勿疑忠邪不分鮮克以濟昔在仁祖時韓琦為諫官論四執政一日而盡去之有唐陳師合言人主不可假宰相以事權太宗曰是欲間吾君臣也遂逐之故貞觀嘉祐之治幾至三代此任賢去邪之效也若仁祖而不明則必以韓琦之言為已甚太宗而懷貳則必以師合

之言為忠豈不殆哉近見臺諫有言宰相者陛下兩置
而不問使言之無實而不罪則讒邪譖愬者得以肆其
姦言之有實而不行則鄙夫患失者得以安其位如是
而求治臣知其難矣唐中宗時崔琬對仗彈宗楚客故
事大臣被彈則俯伏趨出立朝堂待罪楚客更憤怒自
陳忠鯁為琬所誣中宗不窮問命琬與楚客結為兄弟
以和解之故中宗卒有和事之名和事非人主之美稱
也可不監之哉臣願陛下明是非辨邪正有罪則去妄

言必誅則小大之臣有所懲戒咸懷忠良矣如是而天下不治未之有也夫舜之命禹征苗也禹以益贊之言而班師二臣未嘗稟命也而安行之舜亦誕敷文德而莫之問以後世言之二臣遂事之誅宜無所逃也非君臣相與以誠無間言烏有是哉人君之任臣當慎其始而已苟非其人雖一日居其位不可也疑而用之其弊有不可勝言者初德宗在藩邸親見代宗為政之弊變濶奄宦為縉紳禍及其即位痛懲之省四方不急之貢

罷梨園樂工及獻珍禽奇獸怪草異木縱馴象四十有二于荆山之陽又出宫女數百人中外聳觀謂太平可以立致淄青軍士至投戈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踈斥宦官親任朝士張涉薛邕之徒俱以儒雅入侍已而二人繼以贓敗於是始疑在庭之臣無可倚信者而宦官因得藉口故近習用而朝士踈矣蓋其任臣其始不慎擇故也夫南北司相為輕重此重則彼輕此輕則彼重理之必至也其後斂天下之財歸之大盈以為

私藏借商除陌税間架之令行而天下騷然矣其弊益甚於代宗之時奄人用事至持天下之柄授之卒有門生國老之稱可勝痛哉葢其初出於一時之鋭無至誠不已之心以持之未有終不變者也此前世覆車之轍可以為監矣近聞百工技巧雖盡廢罷猶私畜於官臣之家覬幸異時投間而入不可不察也竊聞道路之言頓異前日雖細民無知亦朝廷有以名之也自正月以来屢降徳音盡復祖宗之舊賦外征斂並行蠲除閭巷

懽忻鼓舞日需膏澤今既數月矣未有一事如祖宗之時者賦外征斂率由舊貫自崇寧迄于宣和寛恤之詔歲一舉之宣之通衢而人不聽掛之牆壁而人不覩以其文具而實不至故也陛下嗣守神器尤宜慎始詔令如此是亦文具而已後雖有德意人誰信之孟子曰得天下有道得其民斯得天下矣得其民有道得其心斯得民矣夫民者邦本也一失其心則邦本揺矣不可不慮也然邉陲未寧勤王之師無慮數十萬計萃于朔方

日費不貲而邉郡殘破十無一二消流積之而尾閭泄之臣知其不易供也朝廷未能一如詔旨不取於民者亦事有不可得已耳而遠方百姓葢未之知也人君髙拱於一堂之上而四方萬里之遠欲上之德户知之臣恐非智力所及也周官撢人掌誦王志道國之政事巡天下邦國而語之正為此也臣願陛下修撢人之官每路遣使一員慎簡忠信可任者使誦上志道國之政事徧歷所部而語之候邉事稍寧兵革㞐息則賦外𫝊除

悉如前詔不為虛文使百姓曉然知息肩之有期則人將和悅而正王面矣此今日之急務也仍令詢究民之利病可以興除者吏之能否可以升黜者弊政良法可以罷行者條具以聞方變倖持權官吏出其門者日求珍貨以媚悅之奸贓狼籍無敢誰何者上下相蒙賄以成俗汚染之久未易遽革臣嘗論其一二雖嘗施行不過放罷而已未嘗究治也昔成王以商之頑民封康叔則告之曰敬明乃罰人有小罪非眚乃惟終自作不典

式爾有厥罪小乃不可不殺聖人豈樂於殺人哉道之弗從令之不服非有嚴刑重誅不能禁也既歷三紀世變風移而後康王以成周之衆命畢公則告之曰惟德惟義時乃大訓先王之施德刑非有異也因時而已凡諸路姦贓之吏當究見情實稽成王告康叔之意甚者肆諸市朝投之領海庶乎人怨少伸和氣充塞矣自崇寧以來為害之甚無如茶鹽二法臣嘗論之詳矣今復轉般而鈔法不變未見其利也祖宗設置發運司葢得

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萬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罷糴使輸折斛錢而已故上下俱寛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發運司拱手無可為者此直達之議所從起也今復轉般而糴本乃取之諸路昔在諸路每歲一路所得鹽課無慮數十萬緡自鈔法行鹽課悉歸榷貨務諸路一無所得漕計日已不給今又歛

取之非出於漕臣之家亦取諸民而已民力困敝徒為紛紛無補於事臣近詢之民間謂朝廷雖有復轉般之名而直達之實猶在諸路米至真揚楚泗未嘗入廒徒於文歷內為收支文具而已此尤非更法之意也臣竊謂鹽法與轉般相因以為利自行直達而鹽法隨變所謂相因為利者兩失之矣祖宗時荊湖南北江東西漕米至真揚下卸即載鹽以歸交納有剩數則官以時直售之舟人皆私市附載而行陰取厚利故以船為家一

有鑄漏則隨補葺之為經遠計太宗嘗謂侍臣曰偉門如鼠穴不可塞篙工柁師有少販鬻但無妨公不必究問非洞見民隱何以及此自直達抄鹽之法行而回綱無所得沿江州縣亦無批請故毀舟盜賣充日食而敗舟亡卒處處有之轉為賊盜不可勝計其為害非細也臣竊謂轉般鹽法為發運司職事之根本二者不可偏舉不捐數百萬以為糴本無回運以養舟人則雖復轉般無異直達矣近見發運司漕米至汴中捐失者十幾

五六益人船皆處之非其道也昔劉晏於揚子置十場造船每船給錢千緡或言所用實不及半虛費太多晏曰不然論大計不計小費凡事必為永久之慮今始置船場執事者至多當使之私用無窮則官物堅好矣異時有患吾給錢多減之過半則不能運矣至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無羨餘船益脆薄易壞漕運遂廢矣關真揚起綱凡治舟所須之物調夫庸直皆不以例給篙工挽卒逃亡四出沿汴以清河兵遞行牽挽清河兵素非

綱官所轄肆行盜竊不可禁止加之上漏下濕非沈溺則腐敗而不可食其損失多矣皆惜小費不論大計之過也臣欲乞朝廷嚴立法制船場不得減尅工料優給支費庶得堅實無踈漏之虞復運鹽之利使篙工柁師以船為家則官物自無損折矣自漢唐以來善治財賦者必以劉晏為稱首晏之言曰理財當以養民為先户口衆多賦稅自廣此至論也然晏專用鹽利以充軍國之用其為法止於出鹽鄉置官收買鹽户所煮之鹽轉

鬻商人任其所之無餘事也其始江淮鹽課歲不過四十萬緡季年乃至六百餘萬緡不啻相什百也豈當時可行而今不可行耶臣嘗任越州蕭山縣令境内有錢清鹽場亭户多竄亡至追捕拘縶之乃肯就役嘗究問其故蓋鹽之入官一觔不過四五錢積鹽之久必有耗折官吏任責則入鹽加耗理所不免計其工力之費不償其二三又所至匱乏錢不時得此亭户所以多竄亡也饑寒所迫非私鬻之無以自給故盜販十百為羣被

甲荷戈名裹送者不下數十人官司畏其生事護送出境得無侵擾已幸矣夫深山窮谷有經年不食鹽者至附郭之民不可一日無也抄鹽之價高而私販賤故食私鹽多而歲課所以不敷也非抑配編户則鹽抄無肯售者此其弊根也朝廷若於出鹽鄉增價售之使其私用無窘則亭户孰肯冒禁與鹽販者私市哉弊根既去則歲課自敷矣夫天之所生地之所藏昔常有餘而今不足其弊必有自矣朝廷盍未之究也建隆之初荆湖

江浙河東川廣福建皆非朝廷有也所有者淮南京東西數郡而已承五季之亂干戈日尋然未嘗以用不足為憂今尺地莫非其有也一民莫非其臣也貢賦之入十倍於前時而日以不足為憂何哉處之未得其道故也昔皇祐嘗為會計録以總核天下財賦之出入百官餼廩之奉軍儲邊計凡邦國之經用皆有常數元豐之備對元祐之會計皆放此為之臣伏望陛下明詔大臣為靖康會計録取皇祐元豐元祐三書以為式吏員之

增減兵旅之多寡戶口之登耗賦入之盈虛與凡經用之數以三書參較之有餘不足之本可以究見矣然後從而救治之宰相歲終制國用量入以為出而憂國用之不足非臣所知也臣在闕門之外廟堂之論臣不得而與聞焉然得之於道路之言以為執政大臣治文書寬細務日不暇給其如天下之大計何臣竊謂今日之急務惟政事之未修邊陲戰守之未備皆闕然不講此臣之所深憂也臣願陛下敕諭大臣闊略細務付之有

司專務修政事振軍律練兵選將為戰守之備庶乎綱
舉而萬目自張矣臣不勝幸望之至

上欽宗皇帝其一

一乞立統帥

臣竊見北兵駐守城外需求無厭遲回不去有不可測
之心請和之議未可盡信尤當嚴為之備如聞勤王之
師漸有至者宜名將領一至城中議戰守之計恐其言
或有可用者艱難之際謂宜廣行咨訪庶有一得不可

忽也諸葛亮曰有制之兵無能之將不可以敗無制之兵有能之將不可以勝臣恐諸路烏合之衆不相統一非有制之兵也臣謂當立統帥以一號令示之紀律而後士卒始用命矣昔唐九節度之師無統帥雖李郭之善用兵猶不免敗衂不可不慮也仍乞散遣使臣倍道兼程督諸路兵之未至者有逗遛不進以軍法從事則無敢後矣援兵稍集則軍聲益張戰守惟吾所欲而敵氣自懾矣臣聞湯以七十里文王以百里而興未聞以

天下之廣而畏人也特在處之如何耳

一乞肅軍政謹斥堠明法令

臣聞古之善言兵者莫如孫武武之言將孰有能法令孰行賞罰孰明以是而知勝負臣竊謂軍無紀律士不用命雖有百萬之師無益於敗亡童貫為三路統帥敵人侵疆棄軍而歸在軍法孥戮之有餘辜矣朝廷置而不問故梁方平何灌皆相繼而遁大河天險也棄而不守使敵騎得以長驅而前其誤國也甚矣謂將之有能

可乎朝廷置而不問軍政如此何以用人書曰左不攻于左汝不恭命御非其馬之正汝不恭命用命賞于祖不用命戮于社予則孥戮汝夫左不攻左右不攻右不過失伍離次耳皆以不用命戮之况未甞接戰而遁逃乎此先王仁義之兵著之於經以為萬世法非臣之私言也釋而不誅則將士不復可用矣周世宗征河東斬樊愛能而下數十人士氣始振此前事可監也然軍律之不嚴非特此而已敵騎之来已至城下而朝廷不知

使敵人掩其不備乘間而入則拱手付之矣言之可為寒心今幸無事蓋宗社之福非人謀也邊事之與奏報當日至急脚遞於法日行五百里則千里外二日可至豈有敵人數萬行數千里而朝廷不知乎此斥堠不明帥臣失職無甚於此者法令不行故也近見出使城外者未有絲毫之效子弟進職受厚賚尤無理也有罪不誅無功受賞則賞罰可謂明乎使敵人善覘國則勝負已決臣願陛下嚴飭邊吏謹斥堠明法令無功不賞有

罪必罰則下有勸懲而軍政肅矣仍乞速詔中外明示
已罷宣撫司即凡事非出三省樞密院者皆不得承受
若猶循舊轍則邦之安危未可知也
一乞責宰執不忠
臣伏讀上皇聖詔自崇寧以來為大臣所誤凡蠹國害
民之政輕費妄用剗革殆盡雖成湯改過不吝無以加
此其視天下如棄敝屣此堯舜之用心者前世未之有
也君為元首臣為股肱君臣蓋一體也上皇痛自引咎

至託以倦勤遜于位其克己內訟可謂至矣人主避位而宰臣各叙遷安受而不辭此何理也自昔有旱乾水溢之災宰相必引過待罪況有此大變乎夫外鎮撫四夷内親附百姓宰相之職也以今之事觀之其鎮撫之效可見矣北兵在境上貽陛下宵旰之憂竭府庫民力遺之屈為城下之盟亦已甚矣主憂臣辱主辱臣死此宰相宜任其責也而皆謀為竄亡自全之計無一人為社稷謀者雖身在朝廷而家屬已遁矣獨陛下后妃皇

子留居宮中其狥國忘私心果安在哉平時以高爵厚
祿尊養於廟堂之上天步艱難之際各為身謀陛下孤
立何賴焉念之至此不覺涕泗之横流也雖祖宗以來
未甞戮一大臣此陛下之家法所當守也然亦宜稍正
典刑以為臣子不忠之戒詢求真賢以居其任精神之
至必有聖賢不待夢卜而至者惟陛下早圖之天下幸
甚

一乞罷奄寺防城

臣竊考自古奄人用事未有無後患者漢之竇武何進以腑肺之親因天下怨怒收攬英豪如李膺陳蕃諸人共起而誅之卒不勝皆駢頸受戮唐之昭宗信狎宦者至東宮之幽其為歷世之禍大矣國家童貫握兵為國生事二十餘年覆軍敗將朝廷不問中外各竭而貫之私藏厚積不可以千萬計人怨神怒馴致今日陛下之親見也臨御之初謂宜屏去此曹使與輿臺皂隸服掃除之役而已不可復近比聞防城所仍用奄人提舉授

以兵柄此覆車之轍不可復蹈也使氣燄一熾則後不可制矣夫恩倖持權貪饕得志上皇晚雖悔悟而追救不及不可不監也

一乞謹號令

書曰慎乃出令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謹其始始之不謹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比見勅榜索金銀於士庶之家不納者許人告訐既而不行未一二日又復前詔崇寧以來令有朝下而夕改者故寛

恤之詔李一舉之徒掛牆壁而已而民不信今陛下即位之初一言而臣下禀令四海觀聽尤不可不謹不宜復蹈前轍也其言有曰庶免吾民肝腦塗地何遽至是耶雖事出倉卒猶當婉其辭少存國體示之以怯懼之形使敵人輕侮中國無復忌憚其失言甚矣皆不謹令之過也孔子曰自古皆有死民無信不立夫兵食可去而信不可去聖人之埀戒深矣臣願陛下凡詔告中外當詳議而後行稽孔子無信不立之言謹乃出令以一

民聽天下幸甚

其二

（疏上欽宗大喜二月八日除諫議大夫兼侍講公具辭不允二月十三日上殿進此）

臣昨蒙賜對妄以狂瞽之言上論宰相陛下不加斧鉞之誅寘之言路臣雖糜捐無以報稱比聞士民伏闕以數萬計詬詈大臣發其隱慝無所不至蓋國人之所共棄也夫爵刑天之所以命有德討有罪雖人君不得而私焉書曰天聰明自我民聰明天明畏自我民明威則人君所以奉天者亦因諸民而已民之所棄天實討之

方陛下臨御之初適當艱難之際宰相尤宜考擇内修政事外固封疆非得真賢不足勝其任也惟陛下早留意焉天下幸甚

其三北兵初退主和議者欲賂以三鎮十八日公上殿極論不可專守和議急宜命將出師并乞召用种師中劉光世問以方畧可否

臣竊惟河朔為朝廷重地三鎮又為河朔之要藩自周世宗迄于藝祖太宗百戰而後得之其艱難甚矣一旦棄之北庭姑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以為經遠之計則未

也方北兵之來士不素養欲戰則無其人樓艣未修欲守則無其具割地賜金勢有不得已者臣故曰以紓目前之急則可也河朔郡縣犬牙相錯今以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貫吾腹中則一方邉面裂而三矣建城壁備器械練兵積穀未易以嵗月計也其距京城無藩籬之固敵騎疾驅不數日而至又非前日之比豈不殆哉臣故曰以為經逺之計則未也四方勤王之師逾月而後集使之無功而去厚賜之則無名不與則生怨後有緩

急名之宜有不受命者不可不慮也姚平仲之出殺傷相當未為大衂勝負兵家之常數未足為深戒傳聞三鎮之民欲以死拒之萬一不守則數州之衆肝腦塗地矣朝廷寧忍坐視而不救乎臣竊謂三鎮拒其前吾以重兵躡其後使之腹背受敵宜若可為也臣本書生軍旅之事未之學也不敢自信其說有如种師中劉光世之徒皆一時名將始至而未用臣欲乞陛下召至榻前問以方略可否必有定論苟有萬全之計不可失也朝

廷欲専守和議以契丹百年之好猶不能保寧能保此强敵乎然朝廷許與金銀以千萬計秋髙馬肥乘間而來責其償者彼不為無辭矣當是時金銀不可復取之於民援兵不可以卒致其患有不可勝言者孔子與蒲人盟曰要盟神不聽卒渝之不以為不可也今良將勁卒咸欲自効失此不為則後將噬臍矣惟陛下留神而審處之

其四

欽宗乃詔出師襲敵而議者多持兩端公再上疏乞出師不可専守和議

臣竊觀自漢迄唐靖邊隅之道無如祖宗之時百年之間民生戴白不見兵革奸臣要功為國生事與惡而棄好馴致今日方敵兵逼城備禦無素卑辭厚禮以紓目前之急蓋勢有不得已而然者割要害之地以為盟好則非經遠之計也臣固嘗論矣比聞金人駐兵磁相刼擄無有紀極破大名成安一縣驅掠子女二千餘人殺令佐二人而去誓書之墨未乾而背不旋踵吾雖欲專守和議不可得也昔趙割六縣之地使趙郝約事於秦

虞卿謂趙王曰秦之攻王也倦而歸乎王以其力尚能進愛王而不攻乎王曰秦不遺餘力矣必以倦而歸也虞卿曰秦以其力攻其所不能取倦而歸王又以其力之所不能取以送之是助秦自攻也今日之事正類於是夫去其巢穴越數千里之遠而犯人之國都蓋危道也使其力能攻之則城中之物皆其有也尚何事求哉彼見吾高城深池未易輕犯勤王之師四面而至姚平仲固嘗與之交兵矣忍而不敢怒請和而去則其情可

見蓋亦懼而歸非愛我而不攻也朝廷割三鎮二十州之地與之是亦助寇而自攻也聞肅王初與約及河而返今挾之而往此敗盟之大者臣竊謂朝廷宜以肅王為問責其敗盟必得肅王而後已三鎮之民以死拒之於前而吾以重兵擁其後勢必得所欲若猶未從則聲言其罪而討之夫師以直為壯是舉直在我矣三鎮聞之士氣必振此萬全之計不可失也若三鎮窮蹙而王師不救則其民必謂朝廷視其塗炭而莫之恤則戴后之

心懈而大事去矣不可不慮也竊聞出師之令廟算不一屢行而屢反如是則士氣必懈惰欲其成功難矣唐憲宗平淮西韓愈謂凡此蔡功惟斷乃成未有舉大事不斷而能成也伏望斷自宸衷無惑於浮議則天下幸甚

其五

臣竊惟太原天下之根本也唐高祖起晉陽後唐莊宗石晉劉智遠輩皆據有太原而取天下自古以來未有

不以爲重地也罕一舉而取契丹勍敵也今圍太原累
月頓兵不移色藏禍心豈易量哉姚古擁重兵爲援逗
遛不進萬一太原不守其禍有不可測者軍政如此何
以用人昔周世宗伐李筠諸將望風而奔世宗自力戰
大敗歸卧帳中不起太祖曰何不盡誅大將以偏裨代
之世宗大喜起坐曰正合朕意於是斬樊愛能以下數
十人一舉而取高平自是兵威震天下遂以平諸國今
姚古坐視太原危急而不救死有餘辜縱而不誅則無

以振國威矣臣願陛下用太祖之言法世宗之斷誅姚古以肅軍政拔偏裨之可將者代之明示賞罰使士各用命庶乎太原可全也

其六

臣嘗論姚古逗遛當以軍法從事未蒙施行今太原圍閉累月危急甚矣訪聞大兵尚在威勝軍無一人一騎入太原境者唯范瓊不受姚古節制獨能引兵稍前則諸將逗遛古實為之也奈何惜一姚古不誅坐視要重

之地而不救守萬一太原之民以王師不救必謂朝廷棄之別生異心則禍起肘腋非特金人之比不可不慮也臣願陛下明詔大臣悉力措畫速正姚古逗遛之罪誅之以肅軍政遴柬有武畧可任者代之偏裨猶有不用命者一以軍法從事庶幾士氣稍振使敵人有所忌憚若朝廷未欲遽誅大將姑用前代故事盡行削奪使白衣從事以責後效猶之可也不爾則秋冬之交風勁草衰強敵長驅而南益無所忌憚悔無及矣惟陛下留

神而幸聽之

其七

臣伏見蔡京用事二十餘年蠹國害民幾危宗社人所切齒而論其罪者曾莫知其所本也盖京以繼述神宗皇帝為名實挾王安石以圖身利故推尊安石加以王爵配享孔子廟庭而京所為自謂得安石之意使無得而議其小有異者則以不忠不孝之名目之痛加竄黜人皆結舌莫敢為言而京得以肆意妄為則致今日之

禍者實安石有以啓之也臣謹按安石挾管商之術飾
六藝以文姦言變亂祖宗法度當時司馬光已言其爲
害當見於數十年之後今日之事若合符契其著爲邪
說以塗學者耳目敗壞其心術者不可縷數姑即其爲
今日之害尤甚者一二事以明之則其爲邪說可見矣
昔神宗皇帝嘗稱美漢文惜百金以罷露臺曰朕爲天
下守財耳此謹乃儉德惟懷永圖正宜將順安石乃言
陛下若能以堯舜之道治天下雖竭天下以自奉不爲

過守財之言非正理曾不知堯舜茅茨土階未嘗竭天下以自奉其稱禹曰克儉于家則竭天下以自奉者必非堯舜之道其後王黼以應奉花石之事竭天下之力號為享上實安石竭天下自奉之說有以倡之也其釋鳧鷖守成之詩於末章則謂以道守成者役使羣衆泰而不為驕宰制萬物費而不為侈孰弊弊然以愛為事夫鳧鷖之五章特曰鳧鷖在亹公尸來止熏熏旨酒欣欣燔炙芬芬公尸燕飲無有後艱詩之所言正謂能持

盈則神祇祖考安樂之而無後艱矣自古釋詩者未有為泰而不為驕費而不為侈之說也安石獨倡為此說以啓人主之侈心其後蔡京輩輕費妄用專以侈靡為事葢祖此說耳則安石邪說之害豈不甚哉臣伏望睿斷正安石學術之繆追奪王爵明詔中外毀去配享之像使淫辭不為學者之惑實天下萬世之幸

龜山集卷一

龜山集卷二

宋 楊時 撰

奏狀

辭免邇英殿說書

右臣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者聞命震驚罔知所措竊惟陛下聖學高明勸講之官宜得深於經術之士以充其選如臣淺陋其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安愚分所有勅命未敢祗受已送秘書寄納

乞上殿

右臣伏覩陛下即政之初適當國家多事之際凡在臣子尚有見聞咸宜自竭況臣備員勸講義豈敢默輙有所見利害欲面奏陳伏望聖慈特降睿旨令臣上殿敷奏

辭免諫議大夫

右臣二月初八日准尚書省劄子三省樞密院同奉聖旨除臣右諫議大夫日下供職者聞命震恐不知所措

竊惟諫諍之臣以繩愆糾繆爲職宜得剛明之才以充其選顧臣何人其敢冐處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以允公議

舉呂好問自代

右臣伏見朝奉大夫呂好問勲德之後蔚有典刑篤實而多聞疏通而守正論議氣節凛然有古諍臣之風非特臣所不如亦當代難得之士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辭免諫議侍講其一五月初十日

右臣准開封府告示奉聖旨學官等並罷臣自罷權祭

酒竊念臣退伏田廬杜門待盡十有餘年誤蒙上皇召

自閒廢之中寘之館閣陛下即位復被眷知擢居諫省

仍侍經幄兼權祭酒顧雖糜捐無以報稱而臣自供職

以來論事無補人微望重學術謬悠無以鎮服士心自

取悔吝尚賴天度包荒未加竄殛私自省循無所容措

所有諫垣經筵之任尤難冒居伏望聖慈特賜罷免除

臣福建一路合入差遣或宫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

其二 五月十四日

右臣誤蒙陛下擢寘諫垣仍兼勸講皆朝廷髙選顧臣
庸虛不足任職加以老病交侵目視昏眊兩脛痺弱行
立俱艱雖欲貪榮冒居力所不逮已嘗具狀乞賜罷免
除臣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宫祠任便居住以安愚分未
蒙指揮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三十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宫觀任便居
住賜詔不允者特恩曲被感激涕零竊念臣年逾七十

疾病交侵目昏不能遠視足弱難於久立近有章疏皆封以入不請對亦常冒聞天聽陛下所知之實恐因此曠敗旁招人言陛下迫於公議雖欲終始保全不可得也伏望聖慈特賜矜憫檢會前奏施行

其四 二十四日

右臣准尚書省今月二十四日劄子以臣累奏乞福建路差遣或宮觀任便居住奉聖旨不允者臣不避嚴誅再瀝血誠上干天聽伏念臣陋學淺聞論事無補不惟

德薄望輕不足任職而犬馬之齒已逾七十加以疾病交攻日虞顛仆雖欲貪榮冒居實所不逮伏望聖慈檢會前奏施行

乞致仕六月四日

右臣累上封章乞福建路合入差遣或宫祠任便居住伏蒙聖慈未賜俞允者竊念臣犬馬之齒已逾七十禮律皆當引年辭禄陛下聖度優容未加廢斥天地之恩無以論報近日疾病交攻腰膝痺疼乘騎不便日有顛

仆之憂在告幾月久廢職事坐縻餼廪義實難安不敢再有陳請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給事中其一 六月九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伏蒙聖恩除臣給事中者聞命震驚無所容措伏念臣老病交侵不任朝謁方乞解官致仕求去而獲遷是美官要職可以要致也豈惟於臣私義不安實恐上累朝廷名器有濫授之失伏望睿慈追還成命檢會前奏施行

其二 十八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以臣辭免給事中恩命奉聖旨不允者聞命惶懼罔知攸措不敢茍避煩瀆之誅須至再瀝悃誠上干天聽伏念臣年逾七十已上封章乞解官致仕誤蒙睿恩除臣前件差遣臣雖至愚豈不知貪戀聖明進居要職足爲榮耀實以衰病交侵不任朝謁老不知止貽笑搢紳伏望聖慈追還成命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其三 二十八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解官致仕賜詔不允者睿恩誤被鄰屋生光寵逾分涯但深感涕竊惟七十致仕著在禮律士夫所宜循守也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四背經違律負罪多矣豈不知退伏田廬躬耕食力孰若日近清光坐享厚禄之為安榮也實以衰病筋力不支兼臣方引年辭位遂蒙遷擢使臣黽勉扶病就職必致人言冐寵之誅無以自逭伏望聖慈察臣誠懇

特降睿旨令臣致仕以安愚分

辭免徽猷閣直學士其一七月五日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七月四日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徽猷閣直學士差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者叨被聖恩榮愧交集伏念臣以衰病乞骸特蒙睿慈曲垂矜憫未即棄捐尚畀宫祠之禄天地生成之恩無以論報所有直學士之職非臣凉薄所堪伏望陛下追寢成命乞守本官提舉崇福宫以安愚分

其二 十七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恩命賜詔不允者祇奉宸綸益深震懼竊惟直學士之職自祖宗以來未有自諫省躐等而授者臣雖蒙除給事中未曾供職資淺望輕義難冒處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寢成命庶協公議

其三 二十六日

右臣伏蒙聖慈以臣辭免徽猷閣直學士賜詔不允者

臣愚屢竭悃誠上干天聽煩瀆之罪宜無所逃夙夜憂惶罔知攸措然臣義有未安不敢苟止竊惟延閣之命尤為華選祖宗以來未嘗輕授方朝廷修明百度一循舊制裁抑僥倖理宜謹始臣豈敢以螻蟻之微首犯名分貪榮冒居上忝典憲伏望陛下特降睿旨追還成命以寔公議

辭免名赴行在七月二十一日申省狀附後

右臣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令臣乘遞馬疾速發來赴

行在者竊念臣昨蒙淵聖皇帝誤恩自諫省遷給事中臣以衰老久患腰膝乘騎不便累表懇辭補外蒙恩得請除待制提舉嵩山崇福宫未及一年伏遇皇帝陛下嗣登寶位在臣子之分義當入覲況蒙促召敢不奔走奉命緣臣實以痼疾如舊乘騎未得伏望聖慈矜察許臣免赴行在臣見已乘船起發前去楚泗間聽候指揮

申省

右某先於七月十五日准尚書省劄子令乘騎赴行在

某昨蒙淵聖皇帝誤恩除給事中某以久患腰膝乘騎
不便累表懇辭得請除待制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主
上即位復蒙睿㫖召赴行在某為舊疾未安尋具前項
因依七月二十一日自常州附遞奏聞辭免不敢居家
坐待朝㫖仍一面乘船自去楚泗州聽候指揮今已到
楚州日久未蒙指揮竊念某犬馬之齒七十有五加以
痼疾間作拜履俱艱不任朝謁謹具申尚書省伏乞檢
會前奏施行

辭免工部侍郎十二月二十六日

右臣今月二十五日准尚書省吏房帖子三省同奉聖旨除臣工部侍郎日下供職聞命震驚罔知所措伏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五衰病筋力不支不足以任職伏望聖慈追還成命除臣一在外宫觀差遣庶沾薄禄畢此餘生不勝幸願之至

舉曾統自代

右臣伏見奉議郎守尚書工部員外郎曾統名臣之後

能世其家舉以代臣實允公議

乞宫祠其一建炎二年二月十五日

右臣以凡庸之材叨被誤恩擢寘貳卿之列顧雖糜捐不足報稱重念臣行年七十有六素有足疾拜履俱艱日虞顛仆觸事昏忘難以任職欲望聖慈矜恤除臣一在外宫觀差遣任便居住

其二三月二日

右臣伏蒙陛下以臣乞宫觀差遣任便居住賜詔不允

者伏念臣自熈寧中叨竊科第五十餘年晚始蒙淵聖
皇帝誤知擢居禁從鑾輿北狩臣以老病在外無以自
效偷生忍死負罪宜無所逃陛下嗣位特蒙矜貸名寘
貳卿之列受恩逾分雖糜捐未足以報稱萬一臣雖至
愚豈敢飾辭避事以求便安重念臣犬馬之齒七十有
六筋骸衰瘁心志眊昏兩脛痺攣日虞顛仆故不避煩
瀆之誅再干天聽伏望聖慈察臣誠懇除臣一宫觀差
遣任便居住庶沾溥禄使盡之年不至失所

其三 兼辭免侍講

右臣以老病上干天聽乞一宫祠差遣未賜俞允方欲再具陳情伏蒙聖恩除臣兼侍講聞命驚惶無所容措伏念臣逮事淵聖皇帝復侍經席臣以衰病目昏不能遠視足弱不能久立辭免職任蒙淵聖皇帝矜憫除臣提舉西京嵩山崇福宫任便居住今已逾三年精神昏眊手足攣痺又甚於前日豈敢貪冒寵榮復居此職伏望聖慈察臣誠懇追還成命除臣一宫觀差遣以安愚

分

其四　四月六日

右臣伏蒙陛下擢寘貳卿仍侍經幄皆一時高選豈惟陋學淺聞不足以任職而臣犬馬之齒七十有六衰病日增雖欲貪榮冒居精力不逮伏望聖慈矜察除臣一宫觀差遣任便居住庶沾薄禄畢此餘生

其五　十五日

右臣今月十三日准尚書省劄子以臣乞宫觀差遣奉

聖旨不允者臣以凡庸之才誤蒙睿恩擢侍經幄遂獲
日近清光臣非土木豈不知幸重念臣年齡遲暮精力
衰殘舊學荒蕪十忘八九仰見聖德日躋非陋識淺聞
足以上裨萬一懼旁招人言自貽悔咎加之目視昏花
兩脛痺弱晨趨殿陛每虞顛仆徒以食貧指衆仰禄為
生未能引年辭仕冒寵僥求負罪多矣恭惟皇帝陛下
天度并容無物不覆察臣誠懇除臣一宫觀差遣任便
居住庶沾厚禄以盡餘年

辭免龍圖閣直學士

右臣伏准尚書省劄子奉聖旨除臣龍圖閣直學士提舉杭州洞霄宫者叨被誤恩榮愧交集所有直學士之職朝廷清選如臣衰朽豈敢冒居伏望聖慈追還成命庶安愚分

乞致仕　建炎庚戌

右臣昨蒙誤恩擢寘貳卿之列老病不足以任職冒聞天聽竊冀祠宫之禄畢此餘生伏蒙陛下睿慈矜憫俞

其所請仍加延閣之命顧臣何人有此遭遇捐軀未足報稱坐糜餼廪已逾二年方時艱難而苶然衰瘠力不能自效疚心靦顔無所容措伏乞守本官致仕以安愚分

代虔守薦楊孝本

右臣猥以非才謬當郡寄竊惟事君之義莫尚以人而不祥之實蔽賢為大苟有所知臣敢不勉伏見虔州進士楊孝本學富行純為輿論信服曩游京師一時忠義

之士多從之學裋褐不完飯蔬飲水而束脩之饋悉以市書捆載而歸自晦巖穴不求仕進鄉閭故舊憐其貧協力周之非其義不受也此雖古人操履無以過之當路柄臣亦嘗論薦然久未蒙旌擢伏望聖慈不以臣言之輕特加收采錫之一命以稱朝廷尊德厲善之實

龜山集卷二

欽定四庫全書

龜山集卷三

宋 楊時 撰

表

謝除邇英殿說書

臣某言伏蒙聖恩除臣充邇英殿說書尋具狀辭免奉聖旨不允者備員東觀曾未逾時講經宸庭洊膺異數懇辭上瀆成命弗渝省分非宜以榮為懼中謝伏念臣仕惟為禄學不知方自憐挾筴以亡羊奚殊博簺幾類

晝墁而志食有愧輪輿落拓一官踐更三世偶以桑榆之晚景親逢睿聖之誤知擢寘書林復陪經幄嗟伏生之已老徒誦遺編顧申公之無文寧堪待問此蓋伏遇皇帝陛下至仁天覆盛德日新雖小善而不遺無一夫之弗獲致兹庸陋亦預甄收非堯舜之道不陳敢忘訓獎惟虞夏之書具在益懋前聞期自竭於埃涓庶或逃於尸素

謝除諫議大夫兼侍講

臣某言伏奉制命除臣試右諫議大夫兼侍講仍賜紫章服者擢居諫省叨被誤恩進侍經筵尤慚非據寵榮過分循省若驚中謝竊以懷經世之忠者常患無其時有遭時之才者常患無其位況值離明之繼照仍丁泰吉之大來周道砥平舜聰四達寘在七人之列是為千載之逢如臣者識昧趨今學惟泥古麞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顧天下之事惟諫臣得以盡言遭聖人之時非賢者曷勝其任此葢伏遇皇帝陛下涓

流必受大釁益深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撫世故茲庸妄獲與選掄敢不勉勵前修仰酧洪造居官任職自知無以踰人補過盡忠庶勉全於晚節

謝賜詔乞致仕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辭免給事中乞致仕賜詔不允者異恩俯及省分非宜祇服訓辭惟知感涕中謝伏念臣賦材謭薄稟命奇窮遭時清明誤被掄選空坐糜於餼廩訖無補於絲毫老病交侵神志俱耗筋骸痺弱屣

履如遺頭目眩昏肴朱成碧日懐丘首之念亟圖曵尾之安屢竭悃誠未回天聽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舉無棄物嘗善救人凡在鈞陶之中不遺瓦甓之賤致兹庸陋亦未棄捐雖老馬已疲尚羈於伏櫪而敝帷之賜終冀於深仁

謝除待制

效職無聞自宜力去錫恩甚寵尤在牢辭尚叨延閣之華仍竊直祠之廪拊存備至感激難言中謝伏念臣材

不適時學惟泥古久安朴野已難彊於筋骸晚際休明
固顧張其肝膽既不能媚俗以同衆又無以揚己而取
名顧蒲柳之已衰亦風波之足畏加之疾疢重積凌兢
念公朝當責實之時而諫省非養閒之地麤知出處進
退之節敢不乞身豈圖終始憫憐之私未令失禄暨丐
還於祕職遂冐貢以忱辭雖盡力於循牆猶忝榮於持
橐向非全度何以曲成兹葢伏遇皇帝陛下盛德溥臨
大明旁燭欲招徠於忠直庶興起於治功故於諫諍之

官務盡優容之禮倘不能而知止亦終惠之有加致此
摧頹涔膺眷渥臣謹當祇承大賜欽頌至言景迫桑榆
勉報丘山之重心傾葵藿敢忘雨露之施

賀皇帝即位

邊烽照天痛二聖之播越民心戴后幸九廟之再安中
賀恭惟皇帝陛下體舜聰明躬湯勇智憂勤孚於内外
孝弟通乎神明踐寶位於艱難之中安神器於傾側之
際臣叨塵法從莫効微勞顧思高祖之好謀仍奮文皇

之英武兩宮返國徐當責效於侯公强敵沮謀終見收功於李靖

賀復辟

元凶肆逆寰宇震驚妖氛廓清宸居復正中賀恭惟皇帝陛下膺圖御極經德體元信順式孚天人協助雖有去豳之意難逃如市之歸大明旣升輿情共慶總師入覲率多方叔之壯猷遺澤在民行遂先王之復古

謝除工部侍郎

臣其言准告除臣試尚書工部侍郎仍賜對衣金帶者
賜環洊至方力疾以造朝出綍遽膺敢辭難於就職甄
收甚渥刻厲無窮中謝伏念臣智不競時學惟泥古素
行貧賤付憂患之薫心備歷險艱見盛衰之反掌豈圖
遲暮獲預選掄荷二聖之深知當一時之大變擢繇學
省寘在諫垣念當效命之秋何暇多言之恤乞身去國
凝睇圜城空懷天地之恩無從報塞已迫桑榆之景徒
極殞傷頼神聖之有臨致邦家之再造眷惟鎖患無競

得人招徠下及於衰殘奔赴莫先於艱厄屬有負薪之疾阻於叱馭之驅仰被寬隆載加超越未及瞻光於黼陛已令貳事於官曹雖主憂臣辱之時不求營繕而內修外攘之際專賴謀猷弗許牢辭曷勝重拜茲蓋伏遇皇帝陛下憂勞圖治剛健繼明深懷播越之勤克篤孝恭之實凡側身而修行皆應天而順人期瞻見於兩宮庶肅清於四海廣收羣策用翊丕基有如跛曳之餘亦在簡求之末臣敢不追惟舊學佩服至仁持橐奉身益

盡論思之職枕戈勵志更輸憂憤之心

謝賜詔乞出不允

臣某言伏蒙聖慈以臣乞除一在外宮官賜詔不允者綸言俯及朽質生光祗荷寵靈惟深感涕中謝伏念臣親逢聖旦叨被誤恩耄無能為寖隳職業老不知止有靦面顔以居有食指之繁而退無周身之策尚資薄禄以畢餘生恃君父之眷知披腹心而上瀆愚衷已竭天聽未俞此葢伏遇皇帝陛下端一德以當天奉三無而

撫世神威不怒聖武布昭擴大度以并容恥一夫而不獲致茲庸安亦未棄捐荷天地之至仁宜思論報迫桑榆之晚景徒積兢惭敢不勉服訓辭益堅素守庶幾晚節無忝前修

謝除侍講

臣某言准告除臣兼侍講者叨奉宸綸進陪經幄寵榮過分愧懼交并中謝伏念臣以垂盡之年遭多艱之際濫竊不虞之譽初非有用之材疾病交攻神志俱耗日

懷丘首之念亟圖曳尾之安自分奇窮已絶榮望眷恩俯逮奚殊罔象之得珠天禄坐靡幾類支離而受粟此葢伏遇皇帝陛下舜聰四達湯德日新離大明之升容光必照而清問所及下民不遺致兹妄庸亦與掄選涓流何有無裨溟渤之深老馬已疲終異敝帷之賜

謝除龍圖閣直學士

臣某言伏奉告命除臣龍圖閣直學士依前朝散大夫提舉杭州洞霄宫仍賜對衣金帶者綸言下逮朽質生

光誤膺華衮之褒濫厠昔賢之列寵恩逾厚榮懼交并中謝伏念臣才不適時學惟泥古投身世網流落半生擢寘經帷歷侍三聖顧桑榆之已晚驚歲月之屢遷神志俱昏筋骸難强罄愚衷而上訴荷天聽之俯從冒延閣之清資竊琳宮之榮禄錫之顯服束以精鏐夫何妄庸有此遭遇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乾坤之博施推日月之至明成物不遺均涵動植容光必照無間隱微致兹衰殘亦未捐棄敢不益堅晚節上副深仁雖餘齡無路以

効芹而圖報尚期於結草

謝轉官致仕

引年辭禄已愧後期進秩叨榮益慚非據恩逾始望感極涕零中謝伏念臣家世羈窮性姿凡陋麾頭鼠目何意求官馬勃牛溲寧堪待用偶直離明之繼照濟膺列聖之誤知爰自書林入侍經幄擢寘七人之列復玷貳卿之聯無補毫分空縻餼廪寖以年齡晚暮衰病交侵竊食祠宮踐更歲律姑遂投閒之請茍逃寵冒之羞誠

意上通俞音下逮退伏田廬之陋處猶兼延閣之清名顧臣何人辱茲異數此蓋伏遇皇帝陛下體乾坤之覆幬擴日月之照臨大德并容神功不宰凡厥禀生之類一陶化育之仁致茲駑乘之已疲亦獲敝帷而不棄雖謳吟數澤阻陪獸舞於虞庭涵泳恩波奚異魚潛於文沼容身有地圖報無階

賀正旦 代虔守作

陳輅鳴鑾揭示漢儀之盛獻琛效職允懷舜德之敷中

謝恭惟皇帝陛下聖敬日新勇智天錫大明繼照御六氣以乘乾百辟在庭共衆星而環極修禮文之廣備表聖日之光華顧惟履地而戴天孰不詠仁而蹈德臣叨茲眷命附以名藩玉陛稱觴莫厠鵷鷺之侶虎城向日但傾葵藿之誠

賀坤成節代作

唐興帝業天開潤石之祥周兆王基詩詠生民之什斯人神之協應暨夷夏以交欣恭惟太皇太后坤德含洪

離明旁燭正始有光於京室代終益裕於孫謀萬國承規普被關雎之化羣黎徧德一趨麟趾之風臣備位藩臣馳心魏闕一人有慶均涵天地之仁萬壽無疆願效岡陵之祝

貢物 代作

分職任民不遺於嬪婦因土制貢敢廢於玄織前件經緯有常質文中理用參庭實愧非前列之寶龜庶廣至仁推作萬夫之衣被

賀收復 代漕臣作

虎士鷹揚屈人於不戰羌戎鳥竄交臂而來臣遐荒震驚四國交慶蠢爾吐蕃之種世為西夏之雄螳怒當前鴟張弗茹豢成封豕之惡久逃京觀之誅迨茲舜德之誕敷始效苗頑而來格連雲蔽野千里桑麻被髪遺黎一日冠帶此蓋伏遇皇上陛下淵泉溥博聖武布昭莫敢不來繼湯孫之遺緒無思不服廣文考之休聲臣叨被明恩謬持使節悵捧觴之無路徒向日以傾葵盡復故封

行謝王關之質告成清廟傒聞天馬之歌

龜山集卷三

龜山集卷四

宋 楊時 撰

劄子

論時事 宣和七年三月

某衰晚退伏田廬杜門待盡無復餘念今兹誤辱世論被旨名對踈遠賤吏得一見君父臣子之榮願畢矣而到闕累月未得對班私自念言陋儒陳腐之業不足為世用加之衰病苶然無以自効日想東歸爲首丘計惟

是憂國愛君之心不能忘也今士大夫不敢盡言天下之事不過為保身之謀耳不知所以謀國乃所以謀身天下不寧而保其身者未之有也某以踈遠雖欲有言無由上達輒條具十數事皆今日之急務儻可少裨國論望閣下為朝廷留念幸甚

一慎令

書曰令出惟行弗惟反欲令之不反當慎其始始之不慎而輕以示人雖欲不反不可得也近覩榜示宣和六

年未納稅賦租賦沿納和買預買並放免又曰今年放免租稅等尚慮監司州縣别作名目科納致民人不被實惠仰所屬監司具放免過實數聞奏當議朝廷支降錢物應付即不聲說只為流移及盜賊人户方免今廣濟軍以放稅降官銜替則前日詔令皆為虚文耳夫安土服業之民不為盜賊皆不被惠澤惟流亡轉為盜賊者獨免租賦則百姓何憚不流亡而為盜賊乎是朝廷以詔令誘致之也其為患豈小哉孔子曰自古皆有死

民無信不立以今日之事視之兵與食皆不可去獨以信為可去不亦異乎以孔子言為不可用則已如以為可用則存信尤當謹也今撫諭之使方行而失信如此雖有至意人誰信之則使者徒為此行耳某竊謂其失未遠尚可追改宜如前詔一切放免竭取中都所有支降應付庶幾民信而從之則流亡盜賊亦有衰息之期矣不爾恐四方聞之冀免租賦皆相率為盜賊不可不慮也

二茶法

榷茶自唐末始有祖宗葢甞行之矣而官自鬻之積年之久流弊滋甚仁祖令有司會榷茶淨利均為茶租而戶輸之弛其禁使自興販縣官坐收榷茶之利而民得自便無冐禁之患可謂公私兩利也故當時詔書有曰民被誅求之困日惟咨嗟官受濫惡之入歲以陳腐私藏盜販犯者寔繁嚴刑重誅情所不忍是於江湖數千里設陷穽以害吾民也間遣使者往就問之而皆歡然

願弛榷法歲入之課少時上官歷世之弊一旦以除著為經常不復更制尚慮喜於立異之人緣而為奸之黨妄陳奏議以惑官司必寘明刑以戒狂謬其訓告可謂至矣後世所宜守也今茶租錢輸之如故而榷法愈密是榷之又榷也趨今之變若未能盡弛其禁猶當少寛之也二浙窮荒之民有經歲不食鹽者茶則不可一日無也一日無之則病矣昔時晚春採造謂之黄茶每觔不過三二十錢故細民得以厭食今買引之直已過數

倍矣未有茶也民間例食貴茶而細民均受其害行法之初掊刻之吏以配買引數多為功苟冐恩賞令以歲課最髙為額上户有數及十數引者一引賠費無慮十數千則人不易供矣諸犯榷貨不得根究來歷違者以故入人罪論自祖宗至于熈豐未之有改也今茶法獨許根究來歷盜販者皆無賴小民一為捕獲則妄引來歷以報私怨官司不敢沮抑追呼蔓延徙枅充斥經時不能決良可憫也某竊謂宜革去根究來歷之法無追

呼之擾竊最高之額以平歲課罷增羨之賞懲貪吏希功厲民之虐庶乎民少安其生矣

三鹽法

榷鹽自漢有之非一日也周世宗征河東河朔之民遮道訴鹽法之不便世宗會所得鹽法息均之人戶歲輸之從民願也熈寧間有獻議再榷者方神考大有為之時凡可以益國而利民者知無不為以是為不可沮其議而不行是終不可行也河朔與遼為鄰祖宗優卹之

特異於他路葢養之於無事之時以備緩急也困之於無事之時則於有事之際何頼焉今日之寇盜是也鹽息之敷在人户者亦輸之如故而又設官置司與他路等恐非祖宗優卹之意也江浙蠶鹽於春初均與之為蠶繅之用蠶熟以絹償之不爲厲民也今蠶鹽不支而償絹不免則鹽之利入官已多矣山谷之民食鹽之家十無二三而州縣均敷鹽鈔民間賠費與茶引等迫於殿最之嚴往往計口授之以充歲額人何以堪今朝廷

不立歲額免比較其裕民之意厚矣然不比較使民得自便則鹽課必虧朝廷不資鹽息之用則可若猶未免則鹽事司安得坐視其虧欠而恬不加察乎前此方賊之後二浙蓋嘗不立額比較矣而歲額大虧鹽事司切責州縣不覺察私販致有虧欠州縣苟逭譴責亦不免敷泒取辦雖名不比較而比較之實仍在也某竊謂宜酌中立額使州縣易辦則民亦少紓矣若不立額則鹽司督責必以舊額為責掊刻之吏務以應辦為功則所

取無有限度其為害益深矣征入之課以五年酌中數為額祖宗以來自有常法不可改也

四轉般

轉般葢得劉晏之遺意朝廷捐數百緡與為糴本使總六路之計通融移用以給中都之費六路豐凶更有不常一路豐稔則增糴以充漕計饑凶去處則使之輸折斛錢而已故公私俱寛而中都不乏最為良法也自胡師文以糴本為羨餘以獻而制置司拱手無可為者直

達之議所從起也今欲復轉般而糴本取之諸路漕計猶且不足而又斂取之非天降地出又非出於漕臣之家取於民而已二浙兵火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民窮無告則其患有不可測者前日之事是也安可不為之慮哉欲復轉般宜遵舊制捐數百萬緡與為糴本則其事濟矣不然徒為紛紛無益於國也

五糴買

糴買之名不一非特均糴結糴之類而已取之雖多而

州郡無一月之積祖宗時預買紬絹每疋支錢一千限正月十五日以前支訖方春匱乏之時民間得錢頗以為便是時浙絹至中都每疋之直千二三百錢預支一千於人戶無所虧損矣今江浙雖云預買而錢不時得郡縣益有白取之者産絹縣分每疋不下二千三四百足錢而上戶有數及百餘疋者民力固未易辦矣又有非時拋買如燕山絲絹之類所須不一秋成穀未上場而催科之吏已及門矣力耕之民日食糠粃而輸官常恐

不足欲民之不流亡不可得也昔熙寧中三司與發運司相為表裡三司有餘粟則以粟轉為錢為銀絹以充上供之數他物亦然故有無相資無偏重之弊而發運司常為邦用之根本今預買實得一千民間賠費已多況又未必得也若令發運司通融六路之計有無相補於出絹州郡用常法依在市中價於人户量行折科減預買之數亦足以少寬民力尋常折變多為民害益州郡不依時值高估常賦合納之物低估絹價故受其弊

若嚴約束糴價惟依發運司和糴之例不得故為低昂比之預買一千又未必得錢則利害亦相遠矣今浙絹兩貫三四百足錢一疋方可中官縱胥吏為姦只與時值之半所省亦多矣

六坑冶

坑冶利之所在有鑛苗去處不待勸率而人自尋逐矣凡坑户皆四方游手未有貲錢本而往者全藉官中應付令烹鍊到銀銅入官而錢不時得則坑户無以自給

散而之他此歲課所從耗失也取鑛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處僅能容身一有摧陷則無遺類矣非有厚利人誰為之縱大興發亦民間私自貨易官中亦無所得雖有重法不能禁也若以數千萬緡分在諸場中使以時給與則坑冶自興不須他求也泉布所以權物重輕通有無其利柄當操之在上禁私鑄非以取利也今錢一千重六觔銅每觔官買其直百錢又須白鉛和之乃能成錢除火耗剉磨損折須六七觔物料乃得一千

銅自涔水永興數千里運致其脚乘又在百錢之外薪炭之費官兵廩給工匠率分其支用不貲一二細計千四五百錢本方得一千何利之有方財用匱乏之時欲興鼓鑄取利以紓目前之急非長策也然比年鼓鑄歲額不敷非特官吏弛慢所致無銅故也但取會諸監虧欠因依其說自見今遣使諸路未必有新坑可採鼓鑄亦未必有銅使者持節而往必不肯坐視不為之計也不過督責州縣認定歲額取諸民而已一不應辦則以

不職罷之誰敢不從銅非民間所有督迫之嚴不免毀錢為銅以輸官更舊為新徒費工力所損多矣元符中亦嘗遣使踏逐坑冶姦吏詭妄百出乃以新坑銅量增價市之歲終與舊坑銅通融以充歲額監官無虧課之責不復檢來而坑戶得以自便以舊為新冒取善價而新坑實無有也其欺罔莫此為甚或恐諸路引此例施行不可不察也宜令諸路如坑冶不至興發或無銅鼓鑄不得令諸郡虛認歲額州郡亦不得依隨虛認數目

庶幾不至大段搔擾而民不受弊矣

七邊事

今日之事無急於邊事盜賊者然二者葢相因而至居者困於調斂壯者疲於饋輓財力俱弊則流亡轉而盜賊理勢然也旣往無可咎而來者猶可圖竊謂燕雲之師宜退守内地以受饋餉之入使燕軍更番請給於此庶幾出納自我無大入折欠之虞征夫免稱貸備償之擾則民力不至大困矣今雲中得百里之地則增百里

轉輸之費徒斂吾民出倍稱之息以資强敵其害非小也夫軍以常勝名之則驕其心糧以計口授之則滋其欲彼則何厭之有比聞道路言云朝廷授與之田鮮有肯耕者雖流言未盡可信以理推之恐或有之也夫力田與安坐而食其勞佚相反矣其不耕固不足怪者縱能使之力耕不知遂能罷計口之食乎若未能罷是徒富之資其桀驁也如聞燕地尚多閑田不若募邊民為弓箭手如陜西例蠲其租賦使習騎射亦足敵常勝軍

之勢仍立定額無使增置不三五年可漸消矣近見端門外優戲百伎率多燕人異時歸附在州郡者皆譏察其出入自有常法其周防非無為也不知今燕人在中都知其數否寧知無姦細混處其中乎譏察之法不可廢也敵人間諜之謀未可盡信昔唐太宗從溫彥博之議處降敵於河南魏鄭公以為不可力爭之不能得不二三年卒為亂如鄭公之議此前事可監也

八盜賊

聞楚泗有兵為東冦捍禦然淮南州郡如通泰漣水之類皆與東州隣宜皆有備不獨楚泗也若通泰有警則維揚逼矣揚楚泗皆當湖南北江東西二浙餉道之衝中都所仰一犯其境則餉道難矣不可不為之深慮也如聞東冦數萬欲就降者古之受降如受敵未可輕也不知數萬之衆欲處之何地必使之有可歸之業得以溫飽然後無事處之失當則其患有甚於不降矣此尤當審處也今山東之兵不立統帥討蕩與招安者各自

為討盜賊安所適從乎昔唐以九節度之師不立統帥雖李郭之善兵猶不免敗衂況餘人乎某竊謂宜立統帥使一路之兵咸受節制可招則招可討則討庶乎措置歸一則事克有濟矣

九擇將

將帥尤難其人本兵之地當預養之非一旦倉卒可得也昔侯君集學兵於李靖靖曰中原無事吾教君集禦戎狄而已則用兵中原與禦戎狄異矣今東北之冦用

兵於中原也燕雲之帥禦外侮者不識知其說者今有其人否宜令兩制而上各舉所知堪為將帥者有智勇足以敵愾待暴久沉下僚未為世用者令監司郡守皆得以名聞或自負材武不為人知者亦使得自陳詢事考言有可採者不次用之則鼓刀販繒之傑必有為時而出者未嘗求之不可謂天下之廣咸無其人焉此尤宜留意也

十軍制

都城居四達之衝無髙山巨浸以為阻固所恃者兵而已凡衛士皆天子之爪牙不宜有間也近見駕前有常入祗候者巾服稍異又聞有御前備緩急者是衛士分為二三矣名號既殊則待之必異待之有異則人懷異心不可用也承平之久亦何緩急之有而兵之彊弱在統之得其人而已昔李光弼於軍中無所更置一號令之氣色為之精明則兵之彊弱豈不以其人哉祖宗以來軍制最為詳密不可增損也

論金人侵邊其一 十二月二十六日

竊謂今日事勢如卧之積薪之上火已然矣安危之機間不容息度事之可為者宜速為之不可緩也緩之則必有後時之悔時方艱危當自奮勵進賢退姦竦動觀聽庶或可為若示之以怯懼之形委靡不振則事去矣不可不勉也山有虎豹藜藿為之不採故汲黯在朝淮南寢謀視公孫弘輩如發蒙耳論黯經世之才未必能過弘輩也特其直氣足以鎮壓奸雄之心耳朝廷威望弗

振使姦雄一以弘輩視之則無復可為也如某人某人若置之言路必有可觀如某人某人雖一時忤旨得罪而節義素為中外所屬名還則足以收人望也天下有道守在四夷今縱未能如是當於要害處嚴為守備比至都城之下尚何及哉無徒紛紛動揺人心無益於事也

其二

某竊計北兵倏往倏來極不測然必不能具糗糧越數

千里而窺我也近邊州軍宜堅壁清野勿與之戰使抄略無所得則當自困矣若攻城畧地本路帥司當遣援兵策應必未能朝夕下也若彼不為攻城之計俟其過則附近城寨連兵以躡其後如中山真定之類有堅城重兵然後出與之戰使之腹背受敵則可以制勝矣要之在彼必不能持久也然今日之事當以收人心為先人心不附雖有高城深池堅甲利兵不足恃也邊事之興免夫之役均被海內人怨神怒馴致今日誤國之罪

宜有歸矣小人剥民希寵其事不一而西域聚歛東南花石其害尤甚聞有旨一切罷去此甚盛舉也然前此蓋嘗罷之詔墨未乾而花石應奉之舟已銜尾至矣今雖復申前令而禍根不去人誰信之欲去禍根恐大臣難言但言路得人必有為朝廷出力者宿姦巨蠹借應奉之名豪奪民財蓋不可以數計天下之人含怒積怨鬱而不得發幾二十年矣欲致人和去此三者正今日之先務也夫天地之藏取之不竭實在山澤摘山煑海

之利天下財計所從出也今権貨所入歲以千萬計皆諸路昔日之經費也收之中都諸路一毫不可得則歲用安得不窘耶凡上供之所須與一路之經費非出於漕臣之家取諸民而已此民力所由弊也今雖蠲免歲額罷比較漕計無與焉終無益也不若一循舊制歸之漕司則歲用足而民力自紓矣論者必謂舍此朝廷必至於乏用某竊以為不然若臺諫有人必能為朝廷諫之則財貨可不求而自足然此事須得人而後見非毫

楮可以預言也祖宗之時轉般與鹽法相因以爲利若盡復祖宗之法則天下事思過半矣今河北山東民之凋弊已甚雖欲取之無所取也所仰者東南而已二浙夷傷之餘瘡痍未合更誅求不已則前日方臘之事可以爲監者昔唐方用兵之時裴度復相則先以延見士夫爲急故能有成功夫稽于衆舍已從人舜之爲舜以此而已況其下者乎蓋天下之事非廟堂之心可以獨運合天下之智則事無不濟矣唐元和以後數用兵宰

相不休沐或繼火乃得罷李德裕在位雖遽書警奏皆從容裁決率午漏下還第休沐如平時德裕寧任獨智自運愬然不以軍務為念哉蓋鎮安人心不得不如是耳此皆前事可驗也今一有警則修城池試掛搭得無動揺人心乎兼燕人之走中都者塡溢衢巷漫不知其數雖中外有異而念墳墓懷廬井其心則同也豈無姦細伺隙於其間乎人心一揺則其禍有不可測者昔唐太宗寘降人於内地仍擇酋長備官京師正與今日之

事類不數年卒爲亂然後驅之塞外則已晚矣此已事之驗不可不監也當今則不可遽爲之當徐爲之謀庶無後患也

乞宮觀

某叨被詔恩擢侍經幄遂獲切近清光某雖至愚豈不知幸特以衰病侵淩兩脛痺弱跪拜俱艱不任朝謁年逾七十旦暮人也食貧累重未能引年辭位忍恥僥求冀得宮祠之禄盡此餘年負罪多矣伏望均慈察其誠

懇特為奏除一宮觀差遣任便居住使埀盡之年不至
失所不勝幸甚

龜山集卷四